

除了街边梧桐，一切都变了……

加拿大钢琴家路易·洛尔蒂的中国文化情结



■ 路易·洛尔蒂在上海
记者 郭新洋 摄

“外眼”看上海

近临岁末，辞旧迎新，城市缤纷。
昨天下午，在转进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厅前，加拿大钢琴家路易·洛尔蒂站在复兴中路上，凝望了片刻……一别三十多年了，除了街边蔓延开去的成排梧桐，上海变了好多好多。
钢琴家洛尔蒂是作为上交 2017-2018 乐季驻团艺术家来参加“大师不在台上”对谈活动的，对久违上海的老人而言，日新月异的上海让他诧异的，何止音乐。

薪火传递

1978 年，洛尔蒂第一次来到上海。
“当时，是和多伦多交响乐团一起来的。”洛尔蒂说。那个年代，上海人走进交响乐厅，就像外国音乐家走进上海一样稀奇，全都是新鲜与震撼。当时，14 岁的余隆就坐在观众席里，对未来年少懵懂。
此番来到上海，洛尔蒂见到了余隆。洛尔蒂说，“他告诉我，他被那场交响乐打动了，从此以后他决心长大做一名音乐家。”余隆做到了。
时隔三十年，昨天的现场，又出现了一个孩子——来自上音附中高一的一位女孩，现场为洛尔蒂演奏了肖邦的《第三叙事曲》。洛尔蒂不遗余力地现场教学，充满热情几乎停不下来。“在欧洲，台下坐的几乎都是白发人。我这次来上海，发现观众席里年轻人人居多，有的还带着孩子来。孩子值得我们送给他们更好的艺术。”洛尔蒂说。
女孩自然获益良多，或许是她，也或许是台下另一个孩子，将成为下一个传奇，谁知道呢！

进步太大

第二次来上海，是 1983 年。
“那次在上海举办了我的独奏音乐会，还与上海交响乐团进行了合作。”让洛尔蒂印象很深的是，在老团长黄贻钧的指挥下，乐团发挥了超乎他想象的水准。

几十年来，洛尔蒂再没有来过上海，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出，他坦言演出本身已经没有什么让他特别难忘的了，“有时候难忘的是音乐厅环境不错，有时候观众反应好，有时候钢琴的音准特别棒……很高兴在上海，这些都有。”
其实，也不完全是客套。“这里的音乐厅的环境真的是世界级的，乐手的进步也让我很惊奇。”洛尔蒂说。上海三十多年的变化，让他出乎意料——当然不只是音乐。

带回记忆

在洛尔蒂的家里，至今还保存着几十年前从上海带回去的磁带、CD，不是什么古典乐、交响乐，而是流行音乐。
一般来说，音乐家对现场音乐都是非常挑剔的，很少会去买磁带、CD 这种录音室出品的音乐产品。可是洛尔蒂却偏偏喜欢收集这些，每到一处，他都要带一些当地的旋律回家。文化差异是影响一位钢琴家是否“精彩”的关键所在，洛尔蒂的“收集爱好”让他的演奏风格变得更为多样。
“印象最深的是《南泥湾》，有一次在加拿大，我还听到过别人现场演奏这首曲子，我马上就知道了，因为这个旋律真是太好记了。”洛尔蒂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，正是从一盘盘磁带、一张张唱片和一份份谱子中，慢慢积累完成的。
昨晚，洛尔蒂弹奏了丁善德的《钢琴协奏曲》。“这是我第一次演绎中国作品，为此我做了很多准备。”洛尔蒂在丁善德的这部钢琴协奏曲中，看到了丁老丰厚的人生经历，也看到了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影子，“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去拜读丁老的自传。”
三十年多后的上海的大街小巷，值得洛尔蒂带回家的肯定更多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马上评

为中国点赞

中国音乐想要更接近世界音乐中心，这样的忠言应该更多一些。
另一方面，如今上海人好东西见得多了，洛尔蒂再来中国，大家早已失去了改革开放初期

昨天，洛尔蒂为中国的变化点赞，为中国音乐的进步鼓掌。
其实，倒也并不稀奇，别说三十多年不来上海，就是三年，三个月不来，上海的变化都是巨大的。
当洛尔蒂放下客套，教起中国孩子弹琴的时候，他还是很挑剔的。在他看来，孩子的琴技框架太多，自由太少。这是世界级艺术大师对孩子的忠告，似乎没有鼓掌点赞那么顺耳。所谓忠言逆耳，

对“外国人唱京剧”“外国人说相声”等的追捧，什么是大师，什么是经典，什么是客套，什么是中肯意见……海纳百川，是城市精神，是我们的追求，否则上海也不会变得让洛尔蒂这样的外国人啧啧称奇。
大师，其实有时间可以多来，也可以更挑剔一点，不仅要惦记着再带回去点中国的 CD，也要多给我们留下点好东西。吴翔

小中有戏 东方有韵

小剧场
戏曲节留下
不一样色彩



■ 昆剧《椅子》剧照

第三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于日前落下帷幕，短短两周内，涵盖京剧、昆曲、粤剧、淮剧、豫剧等七大剧种的九部作品在这方舞台留下了不一样的色彩。
本届小剧场戏曲节最突出的在于作品的文学性回归。不但近八成作品源自经典改编，取材亦是多样，有改编自近代文学名作，也有于知名电影汲取灵感，甚至有以戏曲程式化表演来呈现西方荒诞派剧目的作品。
经典改编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。在“小中有戏，东方有韵”研讨会上，专家们温馨提醒：底蕴深厚、意味悠长的中外经典文本为戏曲作品开拓思路、注入能量，但取材时应考量文本是否与剧种气质相符，改编亦不能削弱剧种本身韵味，应当呵护留存中国戏曲的美学特质。
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人文新淮剧《孔乙己》，一改语文课本中“孔乙己”酸腐可笑的形象，将目光聚焦读书人身上的那点执念。荣登本届小剧场票房冠军的越剧《洞君娶妻》，以传说为基础，重新虚构了一个颇具“东方神话”色彩的爱情故事。
最受瞩目的，还是从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之一尤金·尤内斯库代表作汲取灵感改编的昆剧《椅子》，东方戏

曲写意的一桌二椅和荒诞派的“椅子”可否统一，严谨的程式化表演和无序的喋喋不休能否兼容，都是让人走入剧场探寻答案的理由。
面对井喷般的经典改编，专家们表示，在戏曲于当下求新、求变、求突破的当口，将高质量的文本作为基础不失为聪明的做法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戏剧评论家戴平说：“通过经典文本，寻求古老中国戏曲，跟现代思想对接，既弘扬了民族文化，也能为保护、传承、发展传统戏曲做出贡献。”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表示：“经典改编本身就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再创造，若能提升观众品味、在韵味上加以弘扬，都是好的。”曾成功改编多部文学作品的著名编剧李莉分享经验之谈：“传统戏精于表演技巧的展示，改编则当重视文学内涵的开掘，两者比翼才能齐飞。”
戏剧评论家李守成感慨：“小剧场戏曲的魅力在于：先锋的样式和传统的戏曲程式化的碰撞会得到什么？”正如小剧场戏曲节以“呼吸”为题，吸入的是传统艺术的精粹，呼出的是现代精神，这一吸一呼间吐纳出的作品，必然是带着传统的东方美学印记的全新表达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念出建筑里的“乡愁”

本报讯（记者 吴翔）“这座城市星星点点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。那是建筑，凝固的音乐……”昨天上午，从番禺路郭达克旧居三楼的窗户里飘来阵阵富有感情的朗诵声。“可阅读的建筑”征文朗诵暨 2017 上海第三届郭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闭幕会在这里举行。
郭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。今年活动主题是“守护城市记忆、留住上海乡愁”，从 12 月 2 日开始，近一个月的时间，过万人次参与到文化月的各项活动中。其中，文化月与新民晚副刊部“夜光杯”联合开展了征文活动，征

集栖居在上海这座城市人们的乡愁记忆，讴歌对这片故土的爱恋。
闭幕会上，几位征文参与者分别上台朗诵了自己的作品。现场主持人还朗诵一篇散文《为一座城市造房子的人——郭达克》，这是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创作的。此外，电影表演艺术家赵静也专程赶来，朗诵了市民赵慧珠女士撰写的散文《“光明”，忆童年》。
市民们用发自内心的声音，诉说着对上海的眷恋。文化月已经闭幕，但是，上海人对上海建筑文化的热爱没有终结，对保护上海建筑文化遗产的热情没有终点。